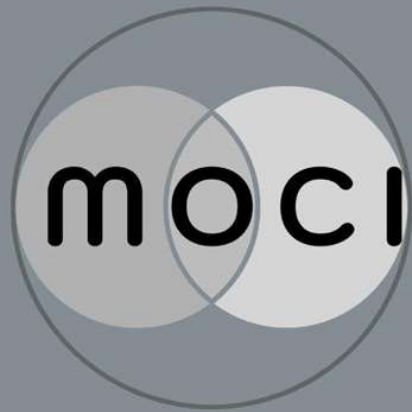


海滨

By the Sea



By James Mahu | E5 : S1

译者 主权玫瑰 2023
MOCI.life

海滨

E5: S1

第一集：第五篇

原著 詹姆斯马湖 2023

翻译 主权玫瑰 2023

所有绘画皆是詹姆斯马湖作品

相关网站

MOCI.life

SovereignIntegral.org

WingMakers.com

JamesMahu.com

中文网站

mocilife.cn

sovereignintegral.cn

wingmakerschina.com

wingmakers.com.cn

jamesmahu.com.cn

下列网站提供朗读版

MOCI.life

英文

mocilife.cn

中文

中文版 1.0

版权声明：知识共享 BY-NC-ND

Copyright: Creative Commons



此许可证允许重用者在承认和标明原著所有权的前提下，以非商业用途在任何媒介上以任何格式，复制和分发此素材。但是禁止编辑更改，禁止商用。

CC BY-NC-ND 包括以下元素：

BY  – 必须标明版权归属原作者

NC  – 仅允许非商业用途

ND  – 不允许对作品进行衍生或改编

海滨

E5: S1

第一集：第五篇

大海的动感和声音组曲令人陶醉，特别是沿着海岸散步时，更是如此。人虽然没在海里，但却能看见它，闻到它，感受它，听到它，触摸它。所有感官同时活跃。男子开始思考，自己的潜意识，到底为何是首席观察者。然后他又想到，潜意识到底如何进行感知？潜意识是否具有味觉？或触觉？

他开始朝女子走去，同时提醒自己，她不是自己的老师。朝着海湾奔涌而来的海浪，震耳欲聋，他不得不提高嗓音。“潜意识如何感知我们的现实？你先前说，它给我们的感官提供数据。如果是那样，潜意识一定拥有五官。那具体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们的现实在五官感受之前就已存在。我们已经知道，现实中含有无限个互联的数据点集，共同组成我们现实维度的当下和整体性。这是个无限的海洋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它。”

“但，没有人知道或体验到它，”男子说。

“是我们不想那样，”她回答。“活在眼下层面的现实中，同时体验时空内所有的现实维度，超过我们的处理能力。所以我们拥有潜意识和主权个体，来替我们安排均衡的方式，循序渐进的融合这些现实。”

“这具体是如何运作的？”男子问。

“潜意识吗？”

“对。潜意识做什么？怎样做？”

“我只能给你不完整的回答，”她坚定的断言。“潜意识感知你的现实，不是通过人类脑系统的感官，理由很简单，我们的五官有粉饰现实的功能，目的是为了让现实变得更适合人类消化。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感受到的现实是百分之多少，但如果我们能让潜意识把全部现实都传给我们的脑和心，我们会立刻疯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超载。”

“是否有人体验过？”

“应该没有，”女子回答。“只要增加 0.000000000001%，人就会失去平衡。如果再删掉几个 0，人就会被诊断为精神失常。”

“那潜意识如何感知？它的认知工具是什么？它如何看，听，闻？它为何能感知到我们的全部现实但并不疯掉？”

“现在，你摸到了正确的问话，”女子微笑着说。

女子蹲下来触摸一朵仿佛疲惫孩童般溅落在他俩脚边的浪花。沙粒发出的玲珑声响，虽然淹没在浪潮声中，却还是设法来到他们耳畔低语。

“潜意识活在两个世界的境界之间：一个是出现在时空内的下凡物种，另一个是未下凡的主权积分体物种。潜意识处于中间位置，连接着这两个世界。潜意识的认知不属于人类世界，换句话说，不是人类的感官。这些感知是超次元属性。这些感官能使用所有的数据，将这些数据缝合在一起，形成我们共同的整体性。就是我们当下的现实世界。”

“我们的人类感官只是收集人类希望了解的数据，并加工这些数据。比如，我们希望闻到热带花朵的香味儿，但却不具备能支撑这类花朵存在的时空。那么，如果这个渴望足够强烈，我们也有方法，真的把它带到在我们的时空内。以使用我们的五官享受和欣赏它。”

“如果我们不具备方法呢？”男子问。

“你是说，没有味觉，或没有财源获得那种花？”女子回答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们内部的一个部分知道，即使我们拿起花朵凑到鼻子底下，也不能体验到那花朵的整体。我们的潜意识也不能。花朵的整体性归它自己独有。花朵的体验是独一无二的，它的表达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话虽如此，它也有个跟整体性密不可分的部分。那是万物共享的部分。那个共享部分就是花朵的贡献。但它也保留着一个没有分享出来的部分。这是个无法分享的部分。所有个体的私有部分积累在一起，归相应的主权个体留用。这就是我们的独一无二性。”

“你是说...潜意识并非完全接收一切，它仍然必须拥有自己的感知能力，”男子轻轻摇着头说。

女子停下脚步。

男子也跟着停了下来，看着她说。“这令人困惑。”

“当然，”女子回答。“潜意识好比一位给你送礼的神秘来客。你走进自己家，发现桌上有酒宴等着你。但假设你当时不太饿。你可能只是看看满桌酒席，决定只吃个橘子。不是因为你只喜欢橘子，而是你没有食欲，只想吃少许爽口的东西。但你的客人可能会通过你的反应来推测，误认为你不喜欢他们送给你的宴席。”

她转开头看着大海。“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就是说，长此以往，他们就不会再送来酒席了...”

“正是，”女子说。

男子突然兴奋起来。“看来，潜意识曾在我们孩童时期，赠送过更多的数据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兴趣转向了更本地化的事物，比如求生存，适应社会规范。这是你要表达的意思，对吗？”

女子点头。“是的，但我们终究还是要遇到那个无法回避的现实--死亡，到那时，我们的食欲会再度增加。”

“但，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恐惧死亡，”男子评论到。“为了缓解恐惧，我们开始去了解一些更广义的话题，比如我是谁？死后将发生什么？自己的现实接下来会奔向何方？这类问题...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二十多岁，感到食欲旺盛。我不太怕死，但依然渴望了解这个信息。我希望看到更广阔的图景，以便加深理解。”

“我认为，我们一生的食欲，会随着年龄变化。潜意识观察这个生活在人类现实中的伙伴，并为其服务。这个伙伴就是人的身体-脑-心-人格集合体。潜意识不是个独裁者。主权个体作为连接统一性的那根线，也在观察和学习。我们的食欲中，隐含着一种愿望，就是除了体验分裂的人生，同时也活在互联中。再次强调，这不是非此即彼。”

“上次我们讨论时，”男子说，“或也许是上上次，我现在想不起来了，你说想象力是关键。刚才这些话题，跟想象力有关吗？”

“想象力是一种构想过去，未来和并行现实的能力。想象力是我们大脑的才能之一。想象力是自我创造，但会受到个体时空现实的影响。想象力能点燃个体的食欲。”

“怎么点燃？”

“想象力在一些语言，图像，声音，以及感官觉察的激发下，可以更容易的构想互联，也能感觉到互联。想象力能在我们人类的所有组成单元之间自由运动。它可以穿越时间，能深潜到心底，能打开任何门户，甚至包括一些深藏的门户。”

“想象力和潜意识在合作？”男子问。

“某种意义上，是的。”

他们继续沿着沙滩漫步，一睹山崖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想继续的话就只能游泳绕过海里的礁石。

“看来，我们该折返回原路返回了，”女子评论到。男子点了点头，于是他俩转身返程。

“想象力是所有感官中最开明的一个。可以说是第七感。这个感官不靠感知结果，而是根据抽象概念，就能构想出等待诞生的对象。想象力能为这类事物赠与生机和质地。”

“想象力如何跟潜意识合作？”

“潜意识一直在观察我们时空现实内的整体性。然后把这些观察提供给人类感官，这不只包括已知的五官，还有第六感与第七感：直觉与想象力。直觉是心的功能，是我们的感觉中心。想象力是脑的功能，是我们的构想中心。”

“正如我之前所说，潜意识观察整体性，但如果那是通过分裂所表达的整体性，我们的感官就只能感知分裂，并只根据这些定义分裂的数据，排他性的构建我们的信念。想象力是最先有可能把互联数据带给人类现实的感官。这些数据能活化我们对特定话语，图像，声音的食欲，激发我们的互联感。”

“如果周围所有人都只能觉知分裂，只有我们这样做有益处吗？”男子问到。“仿佛显得很孤独...”

女子停下来，指点着环绕在他们四周，很像弯腰鞠躬的巨人的石灰岩崖顶说。“想象一下，你站在那山顶上。而我站在沙滩上。你是否能看得比我远？”

男子朝着那两个方向看了看。“大海一侧的视野，我们差不多，或许我能稍微远些。”

“那陆地一侧呢？”

“我的视野比你远很多，因为你这里较低，山崖挡住了陆地。”

女子点头。“那到底谁更孤独？能看到所有方位的人，还是只能看到一侧的人？”

“你知道答案，这就是寻觅互联时的常见失误。他们认为，一旦理解了事物的真相，周围那些倡导分裂的人都会回避自己。”

“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为何要回避一位出于合理逻辑而持有高贵信念的人？”

“至少人们会回避这类对话，”男子说。“我亲身体验过。”

“那些人只是还没准备好离开自己的旧现实维度，因为已经在里面活了大半辈子。只是如此。理解我们的互联，不会孤独。孤独只是个误解，但多数人都有这个误解，因为他们选择了分裂的灵修方式。”

“分裂的灵修方式？”男子下意识的重复到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请解释一下，我以为，灵修就是相信互联。”

“如果一个人能感受并构想互联，绝不会感到孤独。互联带来理解，这种理解能带来慈悲。慈悲是孤独的解药。慈悲是个互联的接口，是我们感知中心和构想中心的力量源泉。”

“这不是灵性信念，这是个逻辑信念。互联不需要穿戴任何灵修，宗教，科学甚至哲学的外衣。这是纯逻辑：我们是互联的，我们拥有意识，这个意识既是整体性的一部分，同时在各个角度独一无二，因为我们走在一

个时空二元性的旅途中。”

“分裂的灵修中，包含着很多层面的分裂感。高低之分。圣人和罪人。善与恶。人与神。光与黑。娴熟与素人。这些都是灵修和宗教的分裂灯塔。如果有人相信，灵修是比宗教更进步的方法，就等于是相信高低有别，就是继续走在分裂的方向上。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男子说。“我知道你说过，如果我们相信，我们的想象力和直觉，作为脑和心的部件，能形成合作关系，两者如果能对准同一个目标，就能融合为一体。那个催化它们融合的目标是，希望在我们的现实维度里，体验并表达互联—首先通过逻辑推理，然后通过实际体验...”

男子停了一下，然后开口。“我感到，*分裂的灵修*，这个词让我不解。在我遇见你之前，就活在那个世界里。我挣脱了父母从小灌输给我的宗教枷锁。我找到了一条关于行善并求真的个人化灵修道路。那怎么会是分裂？”

“也许不是。其中是否有高低之别？”

“我的理解在进步。我提升理解...”

“背后是否存在某个组织？”女子打断他的思路。

“基本上没有...只是个小规模的。”

“那就是与互联的分裂。或许，跟那些主流的全球性宗教机构相比，只是分裂程度有所不同。记住，不存在任何一条，能由一个人示现给另一个人的完美互联之路。互联之路，只能靠一个人的力量去理解，就是你自己。”她笑着指点男子。“是具有个人独特性的道路，更加指向互联。反之则反，越是人丁兴旺，就越是指向分裂，因为那代表这条道路宽广而平坦，并且满是路标。”

“你说过，这是比例，不是绝对的。这是否意味着，并不存在完全通向意识和互联的道路？”男子问。

“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。个人可以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直觉，加上逻辑推理，找到那个更高的意识，也就是自己的主权个体，然后允许这个意识引导自己走向整体意识。在整个过程中，要清晰的知道，现实依然会不断反噬。知道这条道路，跟会员资格以及教义都没有关系。我们的目的，是据此学会如何在时空二元性内，体验并表达自己的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。”

“我们每天早上醒来，都寻求互联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互联的伴侣是分裂，分裂时刻在潜意识中提醒我们高低之别，善恶之分，正误之差。我们也知道，在这个现实维度中，我们在时空中存在的每个当下，这两个世界都在交叉碰撞。但我们有权发誓，坚持活在某个比例中，这个比例完全由我们自己设定。这个比例在我们人生中的表达效果，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。它的能量源于我们自己。它的效果由我们自己决定。谁都不能评判我们。”

“确实存在着一条道路，对每个人，每个主权个体来说，个人道路独一无二。因为，整体性道路无穷无尽。笼罩着所有不同形态的生命。”

女子凝视大海，然后用鼻子长长的吸气，并缓缓的呼气，并同时说到。“分裂好比我们呼吸的空气。无处不在，也无迹可寻。”

“我们这样才能更容易感受到它？”

“噢，我们能。感知分离不是关键。关键是缺乏朝向互联的转向。”

“...转向？”男子问。

“每当我们感知到周围的语言，图像，声音中存在分裂，无论多么微弱，都可以选择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互联。具体方法是，让自己聚焦在心和脑的交叉处。在那里，这两者是合作伙伴，想象力和直觉是心脑联合的工具，能促进转向。”

“具体说来？”

女子叹了口气，把双手放在身后并握紧。“逻辑慈悲。”

“我确信，从未听过这个说法...”

“嗯，”她回答，“心脑融合后，就能获得原创语言。”她对自己轻笑。“我给你讲个故事，主人公是个跟你很像的男子。他在沙漠里逛了一整天，一直没喝水。他清楚的知道，自己迷路了。风儿抹掉了他的足迹，他在起伏不断的沙丘之间的跋涉，变得愈发疲惫，并且越来越渴。当他接近死亡的门槛时，在黄昏里看到一个视觉场景。在那里，他是一只鸟，高高翱翔在沙漠上空。他飞翔中看到一个小小的村落，那里有人，有街道，有公园，鸡犬相闻，总之是一些代表生命的迹象。”

“他立刻站起身，拼尽身体里仅存的些许生命力和神志里仅存的坚定，朝那个视觉场景的方向奔去。他到达那个村落时，发现那里早已成了废墟。既没人也没有狗叫。没有精心护理的花园。街道也被风吹得无影无踪。”

“那是他的梦？”男子问。

“不，他看到了视觉愿景。名副其实的愿景。他根据逻辑推测，这样的地点应该有水井。”

“真有？”男子问。

“是的，并且井里有水，但他喝过后发现，那水显然已被污染，无法为他解渴。虽然有水，却不能喝。如果他喝了，只能加速死亡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并且他会在孤独中悲惨死去。两者都是最糟糕的陪伴。”

“此刻，男子只有一条路可走。他需要奇迹。如果没有奇迹发生，他就会死去。这是他唯一的选项。当夜幕降临，第一颗星开始亮相时，他奄奄一息的躺在柔软的沙地上等死。他唯一的视野是夜空的繁星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仿佛看到星空开始变动。”

“那是正在形成的云朵。没过多久，第一滴雨水就落在他的额头，他禁不住大笑起来。然后他张开嘴，让雨水灌入口中。他大口的咽下雨水。他身体的尘埃也一并得到了清洗。几分钟内，他就在曾经等死的沙地上复活了。他站起身，随即听到一个声音：‘如果你希望进入人生深处，请跟我来。’”

“他看了看四周，但黑暗中什么也看不到。他甚至不能确定，那声音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他的幻觉。这时，雨停了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。男子大喊到，‘跟你去哪？我甚至看不见你。’”

“那声音告诉他，是他的脑和心在跟他对话。不是来自他的外在。而是内外兼具。无处不在，无所不是。那就是整体。他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如果他聆听，那声音会引导他。”

“男子别无选择。他决定相信这个声音。于是，这声音告诉他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脑和心当成一个感官系统使用。他照做了，于是看到了四周的大自然，虽然笼罩在黑暗里，却在宝石般闪烁的星辰和一弯明月的光亮中朦胧可见。他看到，大自然在拥抱他，仿佛摇篮。他突然回忆起，母亲曾告诉他，星辰可以指引方向。”

“于是，他突然不再是沙漠里的迷路者。他找到了前进方向。”

女子停下来，蹲下去捡贝壳。“你仔细看看这个贝壳，”她说着，把贝壳递给他。“看到吗？”

男子把贝壳凑到眼前，看了看。“螺旋？”

“对，你是否知道，它为何能形成如此完美的几何形状？”

男子点头。“这跟你刚刚给我讲的故事有何关联？”

“大自然是我们的摇篮。是所有一切，不只是我们代表的这个物种。所有的我们。大自然有智慧，大自然是由智能指引的强大力量。不是人，动物，植物或电脑层面的智能，而是行星的智能。”

“即使在风暴中？”

“即使在风暴中，”女子说。

“但，这些跟逻辑慈悲有何关联？”

“分裂是大自然的起因。大自然是我们，我们是大自然。这是个毋庸置疑的道理。这是脑的产物。如果这些是‘真’，那我们跟大自然的互联性也是‘真’，互联感是心的产物。慈悲就来自这里。”

“那些生活在都市里，很少接触大自然的人呢？”

“你这是在假设，大自然的定义，只包括树木，山峰和海洋。”

“难道不是？”

“大自然是我们全体。所有的生命体。我们就是行星，行星是我们这个大自然的一部分，我们的大自然由这个宇宙和其内所有生命组成。所以，逻辑慈悲追求的是这种心脑融合。慈悲是我们感受的途径，我们通过慈

悲感受大自然，感受到我们因为跟大自然互联而成为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逻辑则是我们信念的道具。这不是念诵他人的信念，而是通过逻辑去理解到，我们是个笼罩一切的互联意识。理解到，我们是主权个体，也是积分整体。我们是意识，不是脑器官，我们是大自然，不是分裂的人类个体。”

“唔...”男子嘟囔到。“你必须承认，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逻辑。不具备任何物理或物质特征。”

“是的...”

“嗯，这不重要吗？”男子问。

“逻辑能伸展到非物质层面，不是吗？”女子问。

“能举例吗？”

“我们初见时，我解释过，我们活在时空二元性中，里面存在着一个根本对立：分裂和互联。那么，根据逻辑可以推断，如果所有一切都具备二元性，就一定有个最本质的源头二元性，其他所有二元性都来自与此。”

“再进一步，逻辑表明，我们活在分裂和互联这两个本质性的对立表达中。但两者不是绝对非此即彼，因为我们的现实同时包含两者。所以，逻辑上说，我们有自由意志来决定我们要活在哪端，不是作为绝对，而是作为比例。我们选择对齐哪端呢？我们倾向于哪端呢？我们在创造和体现中表达哪端呢？”

女子从男子手里取回那个贝壳，小心的放回沙滩。

“这是个逻辑慈悲的例子。”

“我想，我能理解逻辑这部分了，”男子说。“但慈悲部分又是什么？”

“当你拿着那个贝壳时，是否感到，那是你跟那个特定贝壳之间的问候呢？”

男子摇头。“...没有。”

“你是否曾想象它的故事，它是如何来到这里，如何遇见你的？”

男子再次摇头。

“你是否曾向它提问？”

男子眨了眨眼说。“没有。”

“你是否曾送出由衷的爱心给它？是否曾将它拥抱在自己的现实维度里？”

男子突然显得很激动。“没有。这些都没有。我当时在听你讲话，并忙于理解。”

女子伸出食指，指着湛蓝的天空。“慈悲，不需要询问，只需要体现出来。那不是某种你成为圣人之类的重大事件。慈悲存在于最微小的事物中。一直都是如此，因为，我们的互联正等着在最微小的事物中显现。这

就是慈悲。如果你能在最微小的事物中感受到慈悲，也一定能在最大的事物中感受到...比如你的人类同伴中。如果你只能在大事里找到慈悲，但小事里感觉不到，就说明慈悲还没有真的找到你，你也还没找到它。”

“慈悲让我们在看到逻辑时，不再感到冷漠，疏远，算计或漠不关心。慈悲带来我们的统一。慈悲能把我们带到分裂与互联这连个极端的交集处，找到平衡和理解。”

“逻辑为慈悲提供什么呢？”男子问。

“更高级的现实。逻辑和想象力是一对奇特的伙伴，但它们确实在合作。根据逻辑推理，如果每个生命体最初都来自同一个起源，那么，我们就互联。根据逻辑推理，这种互联能在我们之间创造慈悲。慈悲就是对这个高度理解的体现和表达。”

男子还是在摇头，他目光涣散的说。“那么，爱呢？你一直没提到爱。为什么？”

“爱就既是一种对互联的感觉，也是一个逻辑信念--相信互联确实存在。还能有别的爱吗？我之所以没提到它，是因为在语言中无法找到爱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全在于行为？”男子问。

女子摇头。“不。全在于理解。通过理解能找到爱，一旦找到爱，就可以分享出去。”

“哪种理解？”

“我们聊过的所有内容。”

“但你刚刚不是说，不能在语言里找到爱吗？”

“确实不能，但语言背后是什么？”

“思想？”

“思想背后呢？”

男子停了一下，然后闭着眼说。“感觉？”

“哪种感觉？”女子温柔的问。

“互联，”他以坚定的语气回答。

“这就够了吗？”

“还需要与分裂达成平衡，”男子回答。

“换句话说，在这个世界里，爱的来源就是均衡的互联感？”女子问。

“我猜是的...”男子回答。

“那么，逻辑的作用是什么？”

“逻辑可以让我们的互联感...更真实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逻辑和爱，仿佛是一对奇怪的...奇怪的伙伴，”男子评论到。

“那么，互联的背后是什么？”女子忽略他的评语，问到。

男子思考了片刻，然后带着一种新的内省表情说。“我猜，那应该是个体的主权个体意识。”

女子点头。“主权意识背后呢？”

“那就应该是积分体。整体意识。”

“积分体意识背后呢？”

“未知...我猜，甚至也许是不可知。”

“精辟！所以，爱源于未知，我们甚至不知道爱来自何处。所以人类也一直告诉自己，我们无法描述爱。”女子停下来，微微歪着头说。“如果你不知道爱如何产生，或来自何处，又怎么可能描述它呢？”

“你是在问我，还是设问？”男子问到。

“我在问你。”

“我一直认为，要理解某事，上下文背景至关重要。看来，是我们恰恰缺乏上下文？”

女子听了这话后，笑了。“你的脑和心都很优秀。要理解爱，心和脑都很必要。一旦心和脑能够理解爱，两者就能取得一致。记得吗，我曾说过，我们需要融合心和脑？”

“是的...”

“对爱的理解，就是心和脑的纽带，”女子说。

“话虽如此，但也不能断言，如果缺乏理解，我们就不可能去爱吧？”

“不，当然不是，”女子回答。“爱无处不在。在所有维度世界里的所有能量中，爱是最丰盈的一种。我只是在说，要通过爱来融合心和脑，就要理解爱的起源。爱的目的。爱的源头。即使不是完全的理解...”她停顿片刻，“我们的理解的确不完全。”

“你刚刚说，爱来自未知或不可知。我们怎么可能理解？”

“只知道未知还不够，还要知道为什么未知。不完全理解的定义正是如此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与爱断联，是因为我们错误的将爱与浪漫，性或慈善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了。是这个意思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吧，但为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我们为什么不知道，其实我们不理解爱？”女子用提问代替回答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男子抢答到。

“如果我让你描述‘希望’这个概念，你会怎么描述？”女子说。

“我会举例。”

“那么，什么是爱的例子？”

“我猜，某种善举，”男子说。

“一对情人互相爱慕呢？”

男子点头。“是的，那也是例子。”

“舍己救人献出生命呢？”

“这绝对够得上是爱。”

“孩子与蝴蝶的玩耍呢？”

“我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了，”男子说。“爱的例子无穷无尽...”

“上百，上千，数百万，数不胜数的多样性。是的。”女子说。“并且，正因为爱的例子无穷无尽，所以爱的起源和进化轨迹深藏不露。”

“爱会进化？”

“所有一切都在进化。为什么爱会例外？”

“我感到...我从未这样想过。”

“爱是永恒的，爱是个对我们的眼睛来说永远不可见的野生动物。爱需要我们每个人以特有的方式去领悟。别人写好的脚本不管用，只能靠自己。爱无法被束缚在某个固定的时空维度。爱是包含所有一切的网络，或能量场。这就是爱的构造，所以，通向积分整体觉知的门户数量，跟所有时空维度内的所有物种内的主权个

体数量完全相同，人手一门。”

“这些为什么很重要？”男子问。

女子看着天空，仿佛在寻求某种不可见精灵的帮助。过了一会儿才开口到。“我有个熟人，毕生被人看作坏人，罪人。可怜人。被家人鄙视。没有朋友。不可信。自私无耻。总之，人们认为这个人无可救药，于是就送去疯人院囚禁。这种人的生哲学会怎样？他们能用何种语言来描述自己的人生观？”女子期待的看着男子，轻轻点头。

“我...我想，其中不会出现爱的痕迹，”男子安静的说。

“那么，爱通过什么现身？”女子问。

“我猜，是肉体关系...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愤怒和焦虑？”

“对。爱能被转化成应有的形态。爱仿佛陶泥，能完美变形。就是我们信念中的词语和情绪，在塑造爱的形态。当我们活在那个最有创造力，最强大，最有潜力或最互联的自我身份中时，爱的形态就能展示出最广阔的高度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提到的这个虚构人物，依然能用爱去创造自己的有形展示？”

“除了爱，还有什么其他素材吗？爱就是我们感受和想象到的互联感，难道这不是很合乎逻辑吗？我们活在其中的能量场就是爱，它支撑着时空内的所有一切，这难道不是个逻辑推理吗？所以，即使有些人创造的形态充满黑暗而扭曲，依然是源于爱，只不过是爱的畸形体现。因为我们无法创造出与爱无关的表现。”

他叹了口气。“如果被信念中的词语和情绪束缚，一个人就注定一生不幸，只能创造爱的扭曲造型？”

女子展开上臂，最轻微的浅笑，仿佛芭蕾舞者在谢幕。男子看着她，突然带着吃惊的表情左右摇头。

“不...不...不可能。难道你是说，你就是那个虚构的人？”

女子放下手臂。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她重重的耸了耸肩说。

“怎么可能？”男子问。“你描述的那个人...我无法消化这个形象。”他又开始摇头。“你在开玩笑，是吧？”

“我就是证据，证明了词语，情绪和信念...的重要性。”

“但...但你到底是怎样达成了这种变身，从那个...你描述的那个不堪入目的人，变成了现在的你？”

“充满希望的词语。”

“比如...比如哪些？”男子问。

“主权积分体。统一源头。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。爱的能量场。心脑合作。融合一体之线...”

“但，只通过词语就达成转化，你具体是怎样做到？”

“我认为这些词充满希望，就决定仔细思考它们。在这些词语进入我人生之前，我从未真正的抱有希望。”

“这些词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我不这道。”

男子听了她的话，显得很吃惊。“你不知道！？”

女子摇摇头说。“真的不知，并且你猜怎么着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从未动过想知道这些词语来源的念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这些词语足以让我与自己的真实身份结交，并能活在真正的自我里，抛弃了被历史定义歪曲的自我形象。”

“我不信，”男子尖声宣布。

“你不信什么？”

“我不相信，你曾经是那个虚构的人。我不相信，一个人能如此巨变。”

“你是否理解过荒野？我是说，真正的观察它，把它当做自己的一部分来观察。”

“至少根据你的定义，我可能没理解过，”男子回答。

“荒野同时是混乱和秩序。如果你认为荒野应该被开发，并着手开发，它就变得有结构了，在这种结构中，存在着二元性。美与丑。善与恶。聪明和愚蠢。所有这些对立，开始混淆荒野的本质，但荒野...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完美。荒野没有真正二元感。尽管受到人类影响，荒野依然保持平衡。”

“比如在，其他人，其他思想，其他信念将我结构化，并标签分类。我是个尚未被发现的荒野。词语如果不能描述荒野的本质，就会成为别人结构化信念的回声。如果你活在后者之内，你作为一个空白画布，进入这个世界，内容开始填满画布，到了你七岁之后，你将无法找到任何一笔，属于自己的独创。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，我的画布，可以说，几乎完成。”

“只剩下寥寥数笔余白。我以为是我在挥笔作画，但某种零五突然降临在我身上，我是...我其实是个傀儡。”

我领悟到，确实是我的手在描绘画布，但却不是我的意志在决定用什么颜色，在何处落笔，没有任何一笔是我的自主选择。画的长度和深浅，也都不是我的决定。完成那幅画的双手，跟我的自我感觉毫无关系。跟我那个荒野毫不相干。”

“我发现，我一直让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涂鸦我的画布...我的人生。决定我是谁。领悟到这一点后，我意识到，要找些能对齐更高价值的新词语，新信念，新情感，以及新行为。能成为希望的象征，带来一种承诺，不是为我，而是为所有人。这才是我...我得到救赎的关键。”

女子停下来，深沉的凝视着车轮般繁忙翻滚的大海。“我们可以改变。任何人都能。通向荒野的道路属于我们自己，也只能属于我们自己。其他人无法带我们走向荒野。另外，即使我们在某种启示中偶尔涉足那个荒野，我们能做的，也只是回到自己的画布上，在一个小角落涂鸦，描绘它的奇迹之处。但那画布的大部分领域，依然是他人的手笔。”

“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个奇迹会失去吸引力。我们会回来继续凝视那幅，数十年百万笔刷累积描绘的旧画。那个领悟，也会...逐渐淡化，就连那个指向奇迹的角落，也会沦为背景，被其他人发明的笔法所覆盖。”

“你是说，虽然变身可能发生，但如果完全基于某种狂喜或奇迹体验，就有可能很快消退。如果我们能保持那些与我们内在共鸣而带来希望的词语，它们就成为我们的支撑，甚至能帮助我们重新描绘画布，展现出这些新词语和新信念的色彩。这就是你要表达的内容，不是吗？”

女子点了点头，并指了指眼前的台阶，那是一条崖顶与沙滩之间的安全往返通道。“我要爬台阶，所以无法继续跟你对话。我要趁现在把话说完，然后集中精力爬台阶。”她对着回顾她的男子笑了笑。

“这整体上是关于，我们如何在一个分裂的能量场内，创造出真正的互联感，并利用它创造出和谐并无条件的爱的体现，不是按照其他人的标准，而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。我跟你所说的一切，都不过是那个最初基础开端的延申，早在我们的宇宙课堂对一种更高的物质形态开放的前一天，那个起点就存在了。”

女子用左手抓住扶手，开始攀爬。

男子突然很紧张，摸着女子的肩膀说。“求求你，一个简单提问。”

女子回身，点头同意。

男子无比轻微的叹了口气。“我们怎样才能打造这种互联感？”

女子回头面朝大海。“不需要打造任何东西。从主权个体进入时空二元性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是互联的了。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，互联活在我们内在的荒野里，按照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方式。”

“我怎么做呢？”

“你已经在做了。每个人都在创造这些爱的体现，只是，我们从哪里汲取这种爱，把来自荒野的爱带到现实维度，还是从他人主导的画中取爱。这是唯一区别。”

“那么，我怎样才能从自己的荒野把爱带出来？”

“你需要释放爱，”女子说。

“释放爱？”男子的表情变得困惑。

“找到那些与互联有关的新词语和情感，并表达它们。找到那些携带希望的词语，找到这样一些信念：相信一种至高的主权智慧，知道祂能同时生活在统一和分裂中，一直在学习和施教，一直钟情于爱。要释放的就是这些。”

“它们会去哪里？”

“我们已经聊过这个了。”

“你是指，那些体现？”

“它们去那里，那里，和那里，”女子指着三个不同的方向说。

“这些好比火花。火花从它的主体，也就是火堆里飞出的背后有一种力量。让火花升起，化成青烟，升入夜空并消散，完全跟自己的火源分离。我们的体现与此类似。我们虽然不知道它们如何回响，但知道它们确实会回响。”

“怎么知道？”男子问。“我们怎么才能知道，所有这一切...我们的这个人生，确实有意义？也许一切都不过是物理和数学的偶然呈现。”

“所以，词语的力量非常重要，”女子点头。“词语的力量是，用逻辑解答疑问。缺乏逻辑的词语没有力量。”

“你说的逻辑是什么？”男子问。

“这个逻辑就是，或许这世界是个偶然，但它还是创造出一个荒野行星，承载着数百万不同物种，弹射着穿越未知的宇宙，沿着有意设计但又无人能看到的航线疾驰，甚至还带着个命运目标。这个目标正在地球表面上自我展露--通过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创造，我们留下的遗产，以及我们心和脑的足迹。”

“如果我们的人生，能围绕着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，或类似概念进化，那么我们就是在时空二元性中，推动积分整体，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进化，奔向和谐与平衡。无论到底是否有神，或天堂和地狱，或空性，或救世主，无论前方是否等待着亿万次毫无意义的投生轮回，我们还是决定用自己的逻辑宣布：我不介意这些外在的东西，我在自己的人生中，决定跟随这些与自己的荒野共鸣的词语。”

“这是逻辑。这是勇气。挣脱外在世界及其影响。走出那个分裂的文化。从那个活在每个人内在的荒野里汲取素材，创造自己的逻辑感觉。”

“最后一个提问，这个很简短。我保证，”男子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女子。

女子点了点头，但轻微到几乎无法察觉。“只一个提问，朋友，我真要开始攀登了。要么你跟我来？”

“我想留在沙滩上，沉思一下我们的对话。”

“明智的选择。那，你的最后一问是什么？”

男子把手放在额头上遮挡阳光，似乎想在问话时，能更好的阅读女子的表情。“你真的进过疯人院？”

女子完全静止的站了一会儿。脸上毫无表情。“也许我们再次相遇时，我会回答你这个提问，我是说，如果到时候你还认为，这个话题很重要。不过，到时候，你也要允许我先提问你。”女子微笑着转身走上台阶，边走边数。“1, 2, 3, 4...”

她停在“5”这里，回头看了看男子，看到他已经朝海岸走去。

“为你着想，还是给你最后一个回答，”女子压过海浪的喧嚣，大声喊道。

男子立刻转身。“什么？”

女子指着自己的头。“这类逻辑只能来自两个词语：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。这两个词只能来自一个意义深远的世界。这些词出现时，我们吸收它们，于是它们成为我们，于是这个世界会朝高度和谐的方向进化。那个世界会更好的共鸣于充满希望的未来，感受到它的轻拽和细语--不是为你，或我，或我们，或他们...而是为了整体。我们既可以为之加速，也可以令其延迟。个人选择。”女子摆动食指。“如果你要沉思，就沉思这个。”

她听到男子唇边传出的“感谢”，同时转身继续攀登。女子能感受到距离。她曾攀登过更陡峭的台阶，每一步都潜伏着恐惧。分裂只是她的画布。当人们认为，自己已找到目的地时，就不想再攀登。她的距离比大多数人更广阔，更复杂，也更富有启迪。

“一定是潮风的湿润，”她擦着一滴泪水说到。“7, 8, 9, 10, 11...”

男子径直来到水边，凝视大海。他的注意力无法聚焦在任何单一地点。这里动感太多。海浪的边缘，仿佛突然向重力低头，将全部重量撞击在湾口那些散乱的礁石上。水和天空，一切都在动，仿佛在挑战大地的坚固。

然后，他的头脑转向内在，与一些从未进来过的思维共舞。

既永恒又无限的事物，怎么可能进化？难道进化不是时空维度特有的功能吗？男子思考着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他听到自己的大脑走上前来，答道。“任何既永恒又无限的东西，都在单次人生中通过行为践行自己的记忆。我们这样做，是为了在时空二元性中生活时对齐主权个体。”

“我们认识到，在时空二元性里，我们无法带领其他人的眼和耳，达到同样的领悟。我们是在允许无限多样性的进化，以及对永恒的观察。我们的目的是将这些带入统一。主权个体就是永恒积分整体的无穷无尽代表。”

“我们在度过一个有意识的单次人生时，自愿对齐它们，接纳它们，理解它们，并把它们当成伙伴启用。然后我们再闪在一旁，让它们通过我们进入这个人性的世界。这时，一种智能会进入我们之内，占据我们单次

人生身份的每一个粒子，并在新旧的平衡中，促成我们的记忆变革和身份转化。这就是积分整体通过时空的进化。”

“我们那些跨越所有物种和时空的集体身份，都在进化。包括时空之内的一切。所有一切。所以存在着无限的变形。积分整体智能创造主权个体身份，主权个体身份创造单次人生，人生为积分整体智的学习提供经验。这是进化的核心循环。跟其他核心一样，它们是通向其他核心的门户。这就是我们的身份，作为积分整体，聚焦于一个主权个体身份，生活在无限多样性的单次人生和其他各种生命形态中。

不是相信人类的渺小，就是相信主权积分体的深远。如果我们更想活在扩展中，回避畏缩或雷同，就更可能感觉到我们那个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主权积分体身份的磁性。这不是顿悟，而是一种我们尚未完美掌握的行为实践。我们通过对自己表达慈悲和理解，引导这个身份进入我们的人生。我们继续前进，奔向正等待我们去创造的下一个体现。我们尽最大努力爱整体的一切。

(完)

